

加拿大伸援手 受迫害法轮功学员获自由

二零一二年元旦，对于法轮功学员林鸣立来说是个特别的日子，在中国经受中共十年迫害后，他终于获得自由。在加拿大政府的营救协助下，林鸣立摆脱长期被中共迫害的噩梦，与他在加拿大的哥哥林慎立团聚。

这对近十三年未见过面的同胞兄弟，在多伦多皮尔逊机场紧紧拥抱，热泪纵横。

自九九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林鸣立被中共警察三次绑架，一次被强迫洗脑，二次被非法判刑，其间受过很多非人折磨。中共要他在“悔改书”上签字，放弃修炼。不过，经过十年磨难，林鸣立仍在修炼法轮功。

二零一一年十月，林鸣立走出上海提篮桥监狱的高墙后，获得了加拿大移民部的签证。新年的第一天，他终于踏上了自由的国土。“我首先感



图：林鸣立（左）在多伦多皮尔逊机场与分别十三年的哥哥林慎立（右）团聚

谢加拿大政府和移民部的部长，以及国会议员斯科特·里德。”林鸣立在机场对记者说，“为把我从中共的系统中拯救出来，他们付出了很多的努力。”林鸣立也感激所有法轮功学员为营救他所做出的努力。

“我非常高兴。”哥哥林慎立说：“这也证明法轮大法是好的，是正义

的，所以加拿大政府才会站出来为法轮功学员说话，才会帮助我们法轮功学员到这里来。”

林慎立在零二年被加拿大政府营救来加国。同年，国会一致通过由议员斯科特·里德提出的动议 M-236，要求总理帮助营救十三名在中国因修炼法轮功被中共非法监禁的加拿大人的亲属，其中包括林鸣立。

林鸣立对记者讲述了他在监狱里的一些经历：“他们把你衣服全脱光，用五根绳子把你绑起来，然后用竹子抽打你。”这种抽打及不让睡觉是持续性的。“问你写不写‘悔改书’，不写的话就抽打你。”

林鸣立说，他看到一名法轮功学员被狱警用电棍电，导致大小便失禁，晕过去后被送医院。有一位学员的头皮被打掉了，也没送医院医治。

已获得自由的林鸣立，期望这场持续超过十二年的迫害早日结束。◇

善心劝退持枪抢匪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香港《苹果日报》报道了一名四十一岁的 7-11 店员，独自面对贼人持枪及炸弹打劫，非但没损失财物，反而以道理打动强盗，令他自动放弃行恶。其后多家报社报道了此事，在网上也引起热议。

这位被媒体称为“江先生”或者“江阿侠”的退贼英雄，真名叫邝森洽。谈起这宗二十四日凌晨四点发生在湾仔皇后大道东一百一十八号的 7-11 店的意图抢劫案，邝先生说，当时同事刚刚下班，店内剩下他一个人，突然见到一个大陆口音、戴口罩黑衣男子冲到柜台前，弯腰将枪放到台面，又把一个声称是炸弹的小盒子放到邝先生面前，手拿着遥控器，说这个是炸弹，只要一按就会爆炸了，叫他赶快把柜桶里的钱全部拿出来。

邝森洽说，自己以前也没有遇到过这种事，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但那一刻“我没有想到自己，只是想到这个贼”。他没有拿钱出来，镇定地



图：工作中的邝森洽

面向那个年约三十岁的年轻人，以道理打动他。“我跟那个人说，哇，很大件事哦，你考虑清楚哦。我说，我们收银机里面的钱其实很少，而且有那个闭路电视在拍摄，我说你很难走脱了。我说，你想清楚吧，不要做这种傻事了，赶快走吧。这样劝他。”

那个贼人出乎预料地，整个人傻在那里，一直默默地听他讲，好象全听进去了。这时，有顾客进来，邝森洽直说：“有人来了，乖吧，快走吧。”后来这个贼人如大梦初醒，拿起手枪和炸弹就夺门而逃。

人们惊讶他的勇气来自何方？有媒体说他是佛教徒，邝森洽郑重地澄清，他不是佛教徒，（接下页）

回顾：十一年前的自焚案

十一年前的除夕（2001 年 1 月 23 日），天安门广场上发生“自焚”，中共媒体极力强调这些人是法轮功学员。然而，法轮功是佛法修炼，是明确禁止杀生和自杀的。就在外界对此事件疑问重重时，一周后，央视“焦点访谈”播出了此事件的节目。把央视的录像慢镜头播放，会发现破绽百出，所谓的“自焚”只是中共为加重打压法轮功而制造的借口。

以下是破绽之一：“自焚女子”刘春玲，并非被烧死，她的头部附近出现了一只用力抡起的胳膊，刘春玲被一个条形物击中，随即倒地。

《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到刘春玲居住的河南开封采访，邻居们说从来没见过她练过法轮功，她是从外地到河南的，在酒吧打工为生，常常打母亲和女儿。她不是法轮功学员。◇





全球法轮功学员恭祝师父元旦快乐

二零一二年新年之际，世界各国、各行业、各族裔的法轮功学员纷纷将发自内心的节日贺词、诗歌、自制的贺卡等寄给明慧网，恭祝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元旦快乐，感恩师父传出的法轮大法让自己明白了生命的意义，拥有了健康的身体和高尚的道德。法轮功学员们同时表示，要真正实践“真、善、忍”的教导，一如既往地讲述法轮功真相，让更多的有缘人听闻“法轮大法好”的福音。

◇

善心劝退持枪抢匪（续）

（接上页）而是一名法轮功学员，相信善恶有报和神佛度人的道理，过去也多次以劝善方式令很多小偷放弃行恶。

“作为一个修炼人，不能这样纵容那种不正的行为，也要为这个社会负责。我们师父教我们按照‘真、善、忍’做一个好人，也希望更多人成为一个好人，所以不想这个贼犯下这个罪。就是为他好，希望他不要做出这种傻事，回头是岸吧。”

谈起自己修炼法轮功的机缘，邝森洽说，一九九六年在大陆表哥引导下，他走上修炼之路，法轮功重德修善，令他受益匪浅。但九九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后，远在广东汕头的太太也遭到非法判刑三年，他在香港四处奔走营救太太。“因为我知道法轮功是好的，我自己也修炼了，看了自己太太这样无辜被抓了，两个小孩没有人照顾，所以我会尽责任去营救她。”他的太太最终被营救脱险。

平常邝森洽也时时处处要求自己做好人，公司对他工作表现很满意，最近还升了职。他的新年愿望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勇敢地站出来止恶扬善。◇

少年修大法 恶性心脏动脉瘤消失

（大陆来稿）我今年十三岁了，家住辽宁省鞍山市岫岩县一个偏僻的山村里。前段时间我患了重病，总感觉有块重物压在我的胸坎上，闷得慌。后来此物越长越大，凸出胸脯很多，每顿吃很少的饭，多吃一点就吐，非常难受。再后来就连撒尿都费劲了，身体越来越消瘦，学也上不了了。

爸爸带我去沈阳一家大医院去检查，主治医生说：“这个小孩得了这种先天性恶性心脏动脉瘤（直径为20cm），我们也是无能为力，除非手术能救这孩子，那也是九死一生啊，希望值很小，你们想好了再告诉我。”

我听了，吓得哇哇大哭。最后全家人一商量，这没有把握的手术不做了，回家做保守治疗。并且家里的经济条件也不好（手术需要十几万元）。

回家后，爸爸又带我去了几家特大的医院，检查之后都说不行了，治不了。后来一位中医给配了汤药，我喝了两个月的苦药水也不见效果。

我的爷爷奶奶急得没法子。奶奶天天背着我流泪。后来爷爷又给我找了一位老医生，接着，我又喝了一个半月的苦水，还是一点效果都没有。

后来到医院复查，医生对爸爸说：“这孩子顶多能活一个半月，回去后孩子想吃啥就给做点啥吃。”说完医生也流下了眼泪。回到家里后，全家人都无助地望着我。

就在这时，一位法轮功学员找到了我。给我讲法轮大法的美好，讲法轮大法受迫害的真相，叫我诚念“法

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说也奇怪，当晚我就吃了一碗饭，也不恶心了。没几天的时间，我就觉得身体好得非常快，脸色红晕了，身体也轻松了。也就是从这一天起，我真正走入大法修炼中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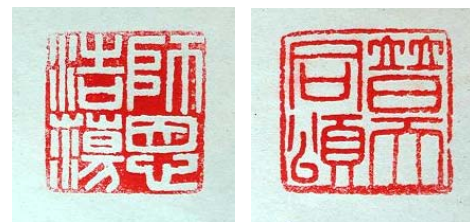
刚开始我只是看大法书，二十多天后，法轮功学员约我到他家教我炼功，半夜时，我突然恶心呕吐，吐了2-3大碗像牛奶一样的东西。当时就感觉心里象打开了一扇窗户，轻松极了。

我别提多高兴了，我感谢师父，感谢大法，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一个月后，再去医院检查，还是上次那位医生，看完检查结果，瞅瞅我，用诧异的目光问爸爸：“这孩子是在哪治的？都吃了什么药？怎么恢复得这么好？各项指标完全正常。放心吧，孩子已经完全好了。”

爸爸说：哪也没去治，就在家炼法轮功炼好的。大夫连忙点点头自然自语说：“真是不可思议。”

如今我又回到了学校。平时我能严格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周围的人都说我变了，我的成绩也由原来的倒数几名升到班里前几名。◇



篆刻：师恩浩荡；普天同颂

国家体总调查结果：法轮功祛病有效率高达 97%

1998 年 5 月以来，国务院两次批示，将气功和人体科学归口到国家体育总局统一管理。国家体总根据这一精神，下达了一系列专门文件，并对在健身功法中发展最快，在群众中影响最大的法轮大法（法轮功）进行了全面、公正的调查了解。

为了配合体总这次调查，笔者同由不同专长的医师、医学教授等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于 98 年 9 月对广东省约 1.25 万修炼法轮大法的学员身心健康状况进行了表格抽样调查。

这次表格抽样调查学员 12553 人，男性占 27.9%，女性占 72.1%，50 岁以下的占 48.4%，50 岁以上的占 51.6%；其中患一种以上疾病的学员 10475 人，占调查总人数的 83.4%，通过 2-3 个月至 2-3 年不同时间的修炼，患病学员的身体状况大为改观，祛病效果十分显著，痊愈和基本康复率为 77.5%。加上好转者人数 20.4%，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7.9%。（摘自中国大陆某军医大学病理教研室教授文稿）◇

本溪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罪行(一)

从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到二零一一年间，辽宁省有七、八个城市的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到本溪劳教所非法劳教，包括外省市部份法轮功学员，甚至是从德国回家探亲的法轮功学员也被绑架至此。特别是近几年来，在辽宁省内其它城市关押法轮功学员的劳教所纷纷解散的时候，被非法劳教的各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大部份被集中关押在本溪劳教所和沈阳马三家劳教所。时至今日，估计已有五百多名各地法轮功学员在本溪劳教所遭受过迫害。

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白金齐

二零零六年，法轮功学员白金齐（盘锦市高家村人）被非法劫持到本溪市劳教所。当时检查身体时，身体状况良好，没有问题。白金齐被劳教所恶警经常关禁闭，蹲小号，再加上长期的奴役劳动，在精神上、身体上都受到了严重的摧残，身体虚弱，吃饭很少。即使这样，恶警们也不准白金齐休息，一直强制奴役劳动。他的病也得不到医治。在一次奴役劳动中（扛圆木），被圆木撞成重伤，这使得白金齐的病情更是雪上加霜，从此白金齐卧床不起。而恶警刘邵实不准白金齐去医院治病，只是由劳教所里的狱医开药。

几个月过后，白金齐的病情更加恶化。呼吸已经很困难，吃不了饭（只能喝水）。此时刘邵实才允许白金齐去医院检查，经医院检查，白金齐已是生命垂危（癌症晚期）。恶警们把白金齐带回劳教所。然后通知白金齐的家属来劳教所接人。

第二天北京军区的家属来到本溪市劳教所。见到白金齐病成这样，就问劳教所恶警：“来时好好的，现在怎么变成这样”。并追问得的是什么病。恶警没有告诉实情，只是说：“我们发现白金齐有病了，我们出于人道，照顾老白回家治病，你们回去检查吧，得的啥病我们也不清楚”。

白金齐被家人带回家后不久，于二零零七年二月七日离世。

对法轮功学员张亚威的残忍迫害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法轮功学员张亚威（盘锦市沙岭镇人）被盘锦恶警绑架到本溪市劳教所。在劳教所直属队，三个犯人受恶警队长的指使，对张亚威拳打脚踢。后来两个犯人架

住张亚威的胳膊，另一个站在前面，抡拳猛击张亚威的脸和头部。犯人们还经常用打火机烧张亚威的手指。

由于持续的被毒打，张亚威开始绝食抗议这种非法野蛮的暴力行为。恶警孟令鑫手指着张亚威说：“不怕你不服，我们都有办法，大不了让你在这消失”。

当张亚威绝食到第四天时，恶警队长命令一群犯人把张亚威按倒在床上，分别按住张亚威的四肢和头。一个吸毒犯（姓焦）手里拿着胶皮插管，一边插管一边阴阳怪气地说：“别怪我啊，是他们（指恶警）让我干的”。插管灌食后胶管也不拿下来。恶警又命令犯人把张亚威的两只胳膊扭到背后，然后戴上手铐，手铐勒进肉里，勒出一道很深的伤口。

第二天，恶警郑凯领着三个犯人（其中有一个小偷）把张亚威带到卫生所三楼。这里设有酷刑刑具（桡床，也叫死人床）。本溪劳教所使用的桡床有多种，对张亚威使用的是：一张组合成的大床，比双人床大。床的四个角上各有一个立着的，固定在床边的木桩。在床的上半部的床面上还有两根跑皮带，左右各一根，皮带上卡子，是用来固定胳膊的。另外还有一个胶皮小气圈。

惨无人道的酷刑——“死人床”

恶警郑凯和三个犯人同时出手，把张亚威按倒在床上。先用两条固定在床上的皮带把张亚威的两只胳膊的大臂分别捆住，勒紧后扣死，使上身被固定在床上起不来。然后把裤子扒光，再在手腕、脚腕上各绑上一根绳子。（绳子上绑着一个软皮套，套在手腕脚腕上。这样表面上没有伤痕，但都是内伤）。四个人分别站在木桩的位置上，各拽住一条绳子向外猛拉。

张亚威的四肢立即被抻成大字型，四肢筋骨被抻脱位，如同五马分尸。然后把绷紧的绳子缠绕在木桩上绑牢。（手脚与木桩有一段距离）。无论白天黑夜，犯人倒班看守（犯人吃住在三楼）一旦发现绳子稍有松动，马上抻紧。两天后，犯人又把一个充了气的小胶皮圈塞到张亚威的屁股底下，屁股被垫高后，人就成了拱形，就会更加痛苦。

本溪市劳教所在抻法轮功学员

期间对犯人有个规定：如果把法轮功学员抻“转化”了给每个犯人减刑期二十天。因此，犯人们在酷刑残害法轮功学员上极其卖力。法轮功学员每天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被抻刑折磨的死去活来。那种痛苦超出了人所能承受的极限。被抻法轮功学员的吃饭，大小便都在床上，一刻也不松开。（吃饭由犯人喂，大小便由犯人接）。

张亚威在没修炼法轮功之前，左胳膊患有骨髓炎十几年，做过十多次手术。修炼法轮功后，骨髓炎症状消失。而在桡床上长时间的酷刑，张亚威的左胳膊疼痛难忍，再加上全身心的折磨。张亚威被强制“转化”。张亚威“转化”后，狱医把胶管从食道拔出。张亚威对狱医讲了胳膊患过骨髓炎的情况，狱医查看也看到了做手术留下的刀口，狱医就把张亚威的情况反映给了恶警郑凯。并明确告诉恶警郑凯说，张亚威的胳膊里还有钢板。恶警郑凯一脸凶气说：“怎么你有什么想法吗？”张亚威把胳膊的情况又跟郑凯说了一遍。五天后张亚威被放下桡床。放下后不能走路，也直不起腰。

二零零八年一月份，由于四肢被抻后，张亚威的左胳膊一直疼痛，多次要求到医院去检查。恶警刘邵实不准。张亚威的家属一再要求下，恶警刘邵实勉强同意。并说一切费用由自己出。刘邵实指派恶警高文忠，苏正伟“陪同”张亚威去医院，并对他俩说：“他没病，一检查就明白”。经医院拍片后，发现张亚威的左胳膊骨头已经有发黑的地方，确诊为“骨髓炎”。医生要求马上住院，然后做手术。恶警高文忠说：“不能住院”。医生问：“为啥不住院，胳膊不要了。”高文忠说：“我们是劳教所的，他（指张亚威）是劳教人员”。医生又说：“还是住院吧，除非这只胳膊不要了”。此时张亚威的家属也强烈要求住院。恶警高文忠坚决厉声的说：“不能住院，马上回去”。

张亚威被带回劳教所。面对恶警刘邵实，张亚威的家属要求带张亚威去医院治病。刘邵实拒绝，并一再说：“不行，那也不能去”。

一天，恶警郭铁鹰冲到张亚威的面前，大声喊道：“张亚威，我告诉你，你想出去治病，你想以这种方式出去，你妄想，你做梦”。张亚威在劳教所里打点滴六天，后来一直没有得到治疗，直到非法劳教结束。◇

选 择

有一篇题为《走吧，要活着》的文学作品，讲述的故事发生在一九四二年：年仅二十岁的犹太人维奥拉为了躲避德国纳粹的追捕藏身于一间破旧的木屋。某日清晨，维奥拉醒了，却听到一个男子的声音。门开了。那人站在她的眼前，维奥拉看清了他外套上的纳粹符号。

让她意外的是，这位军官（华伦士）并没有过来抓住她，像当年她躲在碗橱中看到的那些纳粹兵扯走她的父母那样，他转身离开了。她渐渐放松下来，过去关门。出乎她的意外，年轻的军官把自己的军用棉外套脱下给她，并对她笑了一下。

后来华伦士又来了，告诉她：“我给你安排了船票，去英国，今晚就走。你收拾一下，躲在那里会比较安全。”

维奥拉并未立即收拾东西，“为什么要救我？”原来很着急的华伦士表情镇定下来，“我只是希望，有人能活下来。”维奥拉转头看那件外套，“你杀了很多犹太人吗？”

“我没杀过人。这军衔是我爸爸的，他死后，他的上司便把他的位子传给了我，他是个不折不扣的纳粹，



图：匈牙利警察阿帕达·贝拉（右一）

我可以选择。”华伦士回答。

这让人想到另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九八九年八月十九日，匈牙利开放了通往奥地利的边境，八月十九日还不到下午三点，边境上就挤满了人，大部份是在匈牙利度假的东德人。他们目的很明确：进入奥地利，然后到西德，再也不回东德了。

还没等匈牙利的警察完全打开边界的水泥栅栏，男女老少的人潮就把铁丝网冲开了一个口子。摄影镜头为当年的人潮留下了永久的定格：人们摩肩接踵地从开了口子的狭窄的边境栅栏通过，黑白照片的右侧，人

群把两个身穿白色制服的匈牙利警察挤到了铁丝网前，但他们无动于衷，低着头往地上看，对人潮视而不见，嘴角似乎还露着笑意。

两名警察中的前面那个叫阿帕达·贝拉，是当时的值班警官，带着手下五名警察正当班。按以往的规定，对任何企图越过边境去西边的人，警察都可以开枪射杀。只因他的一句命令“不许开枪”，使六百多名东德人得以成功逃往西德。开始的时候，贝拉受到了同事和上司的歧视，但不久，柏林墙倒了。他成了英雄。

一个公民在一个国家中的地位是渺小的，但是面对谎言与暴力，他可以选择屈从邪恶或者坚持正义。

上述故事给了当今的中国人最好的启示。古语讲“凡是人皆需爱，天同覆，地同载”，特别是面对信仰“真善忍”的好人遭到残酷的迫害、善恶正邪被中共宣传机器刻意颠倒时，我们更要拿出先天的善念，识破中共的谎言，拒绝成为暴政利用的工具。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良知，良知会帮助我们做出明智的选择。◇

还原历史：中共一再闹事 引发 4·25 上访

1999年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来到国家信访办和平上访。中共江泽民集团为迫害法轮功，把这次上访诬陷为“闹事”、“围攻中南海”。事实是，他们既没有“围困”，更没有“攻击”，此事甚至与“中南海”无关，他们去的是信访办公室（信访办在中南海附近）。上访的起因，是中共的一再“闹事”。中共闹事在1996年就已经开始。

● 中共历次整人运动，都是从喉舌媒体的批斗抹黑开始，1996年6月17日《光明日报》诋毁法轮功。

● 同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下属新闻出版署向全国各省市新闻出版局下发内部文件，禁止出版发行法轮功书籍。

● 1997年初，中共公安部以“先定罪、后调查”的方式，在全国搜罗罪证欲构陷法轮功。各地公安局调查后均反映“尚未发现问题”。

法轮功修炼来去自由，没有组

织，不介入政治，学员都在做好人。中共公安部中的一些权欲熏心的人，凭空给法轮功扣上“×教”的大帽子，试图杀良冒功，捞取政治资本。

● 1998年5月，北京电视台《北京特快》栏目利用记者在北京玉渊潭炼功点采访法轮功学员的镜头，播放何祚庥（中共政法委头目罗干的连襟）对法轮功的诽谤。该栽赃节目播出后，通过法轮功学员讲述真相，1998年6月2日，北京电视台承认上次的节目失误，并播放了法轮功学员在公园里祥和晨炼的正面节目。

● 何祚庥不甘心，继续寻衅滋事，又于1999年4月11日在天津教育学院《青少年科技博览》杂志上发文，再次引述1998年北京电视台用过的不实的例子诽谤法轮功。

天津法轮功学员于4月18-24日前往天津教育学院及其它相关机构反映实情，整个过程平静、祥和。然而4月23、24日，天津市公安局突

然动用防暴警察殴打法轮功学员，导致学员流血受伤，45人被无辜抓捕。

● 当法轮功学员请求放人时，在天津市政府被告知，公安部介入了，如果没有北京的授权，被抓捕的法轮功学员不会得到释放。天津公安向法轮功学员建议：“你们去北京吧，去北京才能解决问题。”

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自发来到国务院信访办，行使宪法赋予公民的上访权利。当时的总理朱镕基下令天津警察放人，重申了不会干涉群众炼功的政策。

当晚十点，大家静静地离去。整个上访过程秩序井然，离开后地上无一片纸屑，连警察扔的烟头都被法轮功学员清扫干净了。国际社会将4·25上访称作“中国上访史上最理性、最平和的上访”。

然而4月25日当晚，江泽民出于妒忌，强行推翻了政府总理的公开决定，把“和平上访”歪曲成“围攻中南海”，并于1999年7月开始全面迫害法轮功。（文／楚行）◇